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幽變風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 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作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旣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

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  
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  
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  
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  
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  
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  
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  
字則不得爲怡悅也 箋未知至之意 正義曰金縢  
云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

鷓鴣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  
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貽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  
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鷓鴣之詩以  
貽王今幽風鷓鴣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  
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  
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  
雖不注此序不解尙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  
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  
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  
法誅管蔡旣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  
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

此云遺者獻者卑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  
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  
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至閔斯 毛以爲周

公旣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  
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意言人已取我子我  
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  
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  
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  
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  
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己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  
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

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  
人旣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  
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  
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  
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  
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  
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不  
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  
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  
辭耳 傳鴟鴞至周室 正義曰鴟鴞鷓鴣釋鳥文舍  
人曰鴟鴞一名鷓鴣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

鳩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  
窠以麻紘之如刺韞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  
人謂之鷦鷯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  
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韞雀或曰巧女無能毀  
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  
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爲管  
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  
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 箋重言至由然 正義曰  
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  
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  
黨卽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



滕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  
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如罪也以興爲取象鴟鴞  
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滕於名  
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  
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  
滕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  
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  
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  
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爲臣諮請  
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事亦可明  
未悟故欲誚公旣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

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滕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傳恩愛至成王 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鞠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爲稚也閔病釋詁文言

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  
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  
則傳意亦當以勤爲惜 箋鴟鴞至閔之 正義曰箋  
亦以此經爲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  
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  
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  
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憎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  
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  
王也 迨天至侮子 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己及  
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縣其牖戶乃得成此  
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

王業致此主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  
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 鄭以爲鴟  
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縣其牖戶乃得  
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  
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  
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  
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  
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  
絕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  
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  
勿得誅絕之 傳迨及至桑根 正義曰迨及釋言文

徹卽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  
根在上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卽桑根也王肅云鷓鴣及  
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縣其戶牖以興周室積  
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  
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  
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  
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箋我至至絕奪

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巢下之民將毀  
其室故意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鷓鴣  
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至室家

毛以爲鷓鴣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攢搨其草予所摶

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畜爲予手  
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兔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  
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兔侵毀之患我先王爲此  
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  
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  
誅殺也 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  
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  
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  
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己所  
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  
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

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  
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 傳拮据至之難 正義  
曰說文云攴持攴搨謂以手爪搨持草也七月傳云亂  
爲萑此言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  
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之  
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瘡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  
瘡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  
手予所拮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  
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旣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  
口卒瘡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瘡謂盡病若唯口病  
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鷓鴣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

求免大鳥之難也 傳謂我未有室家 正義曰傳以

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  
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  
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  
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  
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至嘒嘒 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  
而殺予尾消消而弊手口旣病羽尾殺弊乃有此室巢  
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  
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  
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嘒嘒然而恐



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爲凶人所振蕩周室  
將毀故周公言己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  
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 鄭殺弊盡同但所喻者  
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  
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  
告急也予維音嘒嘒嘒嘒喻告訴之意也 傳譙譙殺  
消消敝 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  
之狀故知爲殺弊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 傳翹翹危  
嘒嘒懼 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  
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  
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己

亦嘒嘒而懼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 正義

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  
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  
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  
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  
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  
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羸等物令  
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  
反室家思望經說酒埽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  
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  
倉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

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

其唯東山乎 箋成王至詳之 正義曰金縢云天大

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

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

迎改往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

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

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

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

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

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

年卽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

叛時在二年非二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至車下 毛以爲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惓惓然久不得歸旣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又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旣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

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  
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  
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  
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  
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蝟蝟然者桑  
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  
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爲勞苦述其勤勞閔  
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本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  
之事定本是也 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  
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  
士思家而悲餘同 箋此四至尤苦 正義曰此篇皆

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爲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 傳公族至之喪 正義曰辟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而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

而悲也 箋我在至而悲 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  
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  
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  
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  
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  
箋說爲長 傳枚微 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  
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  
箸銜之有繮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物  
也 箋勿猶至不陳 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  
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  
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自



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蝟蝟至烝竄正義曰釋蟲云蝟烏蝟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蝟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竄釋言文彼作塵箋蝟至塵同正義曰蝟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竄也故轉竄爲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

者竄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傳果羸至

螢火 正義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子

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枯樓葉如瓜葉形

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伊

威委黍蠨蛸長踦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

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腳

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

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

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

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

爲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叮腫

是鹿之迹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卽炤舍人曰螢火卽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有光亦有明驗眾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無火爲燐非也 鶴鳴至三年 毛以爲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

也而其辨甚苦既繫綴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辨又苦以  
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  
苦如何眾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  
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  
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爲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  
傳埴螿至而喜 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螿小者螿  
舍人曰蚍蜉卽大螿也小者卽名螿也然則螿是小蚍  
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爲冢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  
埴是螿冢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  
螿避溼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  
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

翹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  
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  
泥其巢一旁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  
鵝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  
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  
也烝眾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  
苦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卽析薪是  
也 箋此又至裂同 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  
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眾故易傳以烝爲塵訓之爲  
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  
同故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倉庚至之

何 毛以爲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  
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  
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  
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駮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  
白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  
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  
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  
歸士之情也 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  
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  
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  
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

同 箋倉庚至樂之 正義曰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

仲春倉庚鳴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  
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  
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  
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  
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 傳黃白至曰駮

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駮色名白駮也黃白色名曰皇  
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  
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駮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  
舍人言駮馬名白駮非也孫炎曰駮赤色也 傳縹婦  
至多儀 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褱謂之縹縹綏也孫

炎曰禕帨巾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禕緌繫也此女子旣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爲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縞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縞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縞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縞則縞當是帨非香纓也且



求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是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笄女嫁至之多 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 傳言久長之道 正義曰舊訓爲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 箋嘉善至戲之 正義曰箋以此序

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爲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 正義曰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 箋惡四至周公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藍叛管蔡流言商奄卽叛是尙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

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  
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  
鄭不從也 旣破至之將 毛以爲斧斨者生民之所  
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旣破我家之斧又  
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  
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得  
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  
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  
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  
甚大故美之 鄭以爲有人旣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  
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之道

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  
同 傳隨罇至之用 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  
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  
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  
斨乃是家之斧斨爲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  
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  
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  
言我傳意或然也 箋四國至大罪 正義曰箋以此  
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  
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  
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

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 傳四國至皇匡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

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故傳以皇爲匡箋又轉爲正 箋周公至而已 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旣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

者謂殺其身執其家溘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  
不同書傳非也 傳鑿屬曰錡 正義曰此與下傳云  
木屬曰鉢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 傳吡化 正義  
曰釋言文 傳適固 正義曰適訓爲聚亦堅固之義  
故爲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易  
之釋詁云適斂聚也彼適作摯音義同是適得爲斂言  
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  
不知 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  
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鷓鴣之後未得雷風  
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  
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卽經二章

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  
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滕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  
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  
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  
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 箋成王至刺之 正義  
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啟金  
滕之後則羣臣盡悟無可刺故知是旣得雷雨大風之  
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  
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  
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



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  
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卽攝政羣臣無有不  
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  
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  
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  
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信噫公命我勿敢  
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  
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  
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  
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  
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

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  
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  
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旣作東山  
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至不得

毛以爲柯者爲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  
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  
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  
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  
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  
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  
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

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

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 箋克能至先往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覲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三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 傳媒所至不安 正義曰傳以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為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

周公能用禮以安國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  
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  
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  
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  
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  
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讎敵尙相阻疑何須問人重  
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  
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尙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  
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尙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  
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  
也。伐柯至有踐。毛以爲伐柯之法其法則不遠喻

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  
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  
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  
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如是  
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豆  
籩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  
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 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  
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  
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眾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  
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  
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 傳以其至遠

求 正義曰此伐柯之則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  
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不遠求之義以  
其所願於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已下者以其  
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已之上者此皆  
近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  
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  
行所以治人則不遠 箋伐柯至知之 正義曰箋以  
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  
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詩  
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  
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 傳踐行列貌 正義曰以

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箋覲見至說之

正義曰覲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此爲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 正義

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成王也周公旣攝政



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  
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  
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  
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旣得  
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  
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  
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  
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  
居東王當以衮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  
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  
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旣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

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至繡裳 毛以爲九罭之中魚乃是鱣也鱣也鱣鱣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與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 鄭以爲設九罭之網得鱣鱣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 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緦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緦今之百囊網也釋

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云鱒似鱠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鱒陸機疏云鱒似鱠魚而鱗細於鱠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纆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罟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 箋設九至其禮 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卷龍 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

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袞故云袞衣卷龍

鴻飛至信處 毛以爲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

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

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

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

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

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

處東都及成王旣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卽

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

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

東人願留之 傳鴻不宜循渚 正義曰言不宜循渚

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  
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興周公大聖  
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  
但以爲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 傳周公至曰信

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  
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  
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  
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箋信誠至得留 正義曰  
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  
是東人留公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  
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

所居則可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  
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  
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  
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公歸不復 正義曰箋  
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爲東征則周  
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  
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至心悲兮 毛  
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  
衣而不以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  
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  
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 鄭以

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  
兮王令齋來願卽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  
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 傳無與公  
歸之道 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  
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 箋是東  
至西歸 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  
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  
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  
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  
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卽願以此衣封周公也 箋周  
公至至深 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己將悲故知是心悲

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  
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己悲也此經直言  
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  
西字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 正義曰作狼跋詩  
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於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  
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  
謂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  
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  
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  
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  
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



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  
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是  
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  
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  
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  
耳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 箋不  
失至著焉 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  
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  
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  
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

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進退有難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sub>不</sub>失聖也 狼跋至几几 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狼進前則躡其胡卻退則跲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

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 鄭以爲老狼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爲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 傳跋躡至其猛正義曰跋躡躡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躡跲卻頓曰躡也說文云跋躡丁干反 跲躡竹二反 躡卽躡也然則跋與躡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躡者謂跋其胡而倒躡耳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

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彘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載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 箋興者至玷缺

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躡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且周公人臣以居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 傳公孫至絢貌

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

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爲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爵弁纁屨，黑絢。纁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木鼻在屨頭。纁縫中紉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之。几几絢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纁次舄色，赤則絢亦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箋公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

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  
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  
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  
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  
之大美尙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  
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屢赤舄孫毓云詩書名  
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  
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  
公箋義爲長 傳瑕過 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  
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

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計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小大正變雅譜  
正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大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

正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正懿王都之京兆郡  
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正  
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暨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  
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  
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  
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  
爲雅詩者卽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  
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僉王爵仍存鎬京尙  
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  
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

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  
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 正義曰案周本紀  
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  
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比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  
漢書律厯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  
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  
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脩  
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  
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文王受命武  
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  
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正義曰自

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繇棫樸思齊皇矣  
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  
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  
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  
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爲盛大雅以盛爲主故其  
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  
隆之事故以文王爲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  
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繇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文王旣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卽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  
也旣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早麓也早麓直  
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旣言受

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  
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  
及鳥獸故次靈臺緜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  
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  
父取編篇之大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  
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  
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  
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  
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  
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  
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諡則二篇

成王時作也。繇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棧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首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

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  
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  
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旣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  
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  
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  
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  
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  
出卽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  
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己勞而怨有勞而見知  
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

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  
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旣洽鄰國又睦乃  
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旣和又及朋  
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旣能燕勞臣下臣亦歸  
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旣治則當命將  
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芾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  
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杖杜以勞還役也  
文王之詩旣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  
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旣多人  
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  
養其親身又清絜故次白華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



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  
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  
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  
之義此卽爲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  
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  
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  
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  
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  
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爲常歌  
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  
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

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杖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  
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  
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  
尚在岐周末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  
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  
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  
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  
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卽  
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

諡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諡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雅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比篇尙不以作之先後爲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芣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禮旣不同雅有大小大師

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  
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  
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  
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  
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  
矣 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  
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  
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  
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聖賢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  
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卽縣與旱麓等詩是  
也文王武王聖也卽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卽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正

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  
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之詩生民  
旣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  
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  
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缺與上同  
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  
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序

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諡焉山庚既爲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爲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

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  
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  
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  
矣是傅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  
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  
既嘉之後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戒成王也召  
公以成王初莅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  
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  
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一人之作自有次第  
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  
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

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  
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  
物得宜又能恩及海外故次蓼蕭也既言萬物得所四  
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  
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  
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  
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  
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  
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  
成王爲主則在卽政之後也既醉告大平鳧鷖守成周



公攝政三年則致大平既已大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  
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  
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卽政之後矣公劉泂酌卷阿同  
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莅政則或在行葦假樂之  
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大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  
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  
成王之言又無卽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  
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大平樂  
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  
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

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  
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  
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旣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  
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大平澤及四海之事蓼  
蕭旣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卽小雅  
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  
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  
序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  
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  
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  
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

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椳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旣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

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旣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令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旣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旣言有上取下

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饗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



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明在堂下眾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爲

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  
爲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次國於小國皆是諸  
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  
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  
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  
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  
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  
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  
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  
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 天子諸  
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正義曰燕

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爲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旣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亦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

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詩爲樂章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己所得用則爲己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

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之意既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卽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自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

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  
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  
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  
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  
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  
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  
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卽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  
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  
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  
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

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台大

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爲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



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 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

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 大雅民勞小  
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  
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  
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  
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  
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  
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  
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  
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爲變  
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諡自顯唯厲  
王小雅諡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

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  
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  
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  
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  
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  
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  
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  
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  
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

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  
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  
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  
嚴虐又三年而出奔則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  
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  
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  
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  
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  
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  
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  
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

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  
今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  
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  
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  
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  
詳也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  
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  
紀廢壞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柔柔責  
貪人敗善皆爲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  
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  
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兩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

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差。小故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篋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上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卽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干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干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魯。諸

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矣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誨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

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  
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  
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  
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能用臣以征伐爲後  
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  
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  
先采芑以夷狄旣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  
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  
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  
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



復會諸侯於東都是敘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雁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卽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而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旣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旣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

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  
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  
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  
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  
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太子而以  
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  
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  
言其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  
卽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  
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  
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因寵於內王室始騷謐

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羣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大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

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其小雅節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  
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  
餘次義旣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  
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  
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  
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  
雅政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  
旣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  
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

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旣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

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  
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  
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  
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  
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  
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鐘作樂  
不與德比采芣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  
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  
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  
之大小矣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  
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

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  
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正義曰此鄭自問  
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  
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  
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  
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  
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  
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  
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  
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  
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

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  
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  
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  
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於其間與之爲類因  
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  
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  
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旣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  
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旣  
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  
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



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 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幽此旣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

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  
 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  
 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  
 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  
 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  
 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  
 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 亂甚  
 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正義曰  
 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詩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  
 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

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戾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

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旣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

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  
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下  
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爲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  
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  
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  
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雁  
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  
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  
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爲卷一篇不足爲  
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  
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

鴻雁之什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  
在爲數志在推改而鴻雁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  
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  
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  
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  
子所爲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古者無紙皆  
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旣  
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  
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  
之什也爲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  
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

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今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 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旣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爲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爲

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爲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旣



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一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

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

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爲饗禮也其幣  
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  
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  
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  
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  
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  
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  
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  
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  
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  
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

諸侯以黼黻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至周行 毛以爲呦呦然爲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悃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

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己所以召臣燕食琴瑟笙簧幣帛愛厚之者由己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己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己由是當饗食之 傳鹿得至成禮 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

爲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  
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  
作盛禮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謂羣臣相呼  
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  
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  
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  
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亦款  
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 箋苹蘩蕭  
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蘩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  
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

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

之 傳筐篚至幣帛 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

爲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卽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

也 箋書曰厥篚玄黃 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

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膺

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膺征文鄭誤也當在古

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

傳周至行道 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

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

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箋示當至是用 正義

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

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  
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  
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間其親疏朝  
無不賢之臣故所以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  
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  
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佻乃作  
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  
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  
燕日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  
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  
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 我有至以敖



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  
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  
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  
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倣倣  
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  
飲以敖遊也 傳蒿菝 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  
之間謂蒿爲菝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  
菝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菝也本  
或云牡菝者牡衍字牡菝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  
涉而誤耳 箋視古至甚明 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  
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爲示傍

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  
亂此云視民不佻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  
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  
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  
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  
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  
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  
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  
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  
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  
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

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與說文訓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若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似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爲至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

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故爲先王道德之音其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卽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傳芩草

正義曰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四牡五章章五句至說矣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爲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爲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至傷悲 正義曰

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駢駢  
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  
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  
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  
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 傳  
駢駢至世法 正義曰以此勞使臣之辭明愍其勞苦  
故以駢駢爲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  
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  
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  
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  
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

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牽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牽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牽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牽諸侯使之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牽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非卽適王畿也故鳩羽杖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

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  
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  
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  
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 傳思歸  
至王事 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  
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卽私恩正謂念  
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將母是也箋以傳言未  
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  
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  
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  
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

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傳臣受至乃行

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爲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旣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卽行是不遑啓處也翩翩至將父 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勵之言



翩翩然者雛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雛夫不。正義曰：釋鳥云：雛其夫不，舍人曰：雛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雛。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鷓鳩也。箋夫不至，栩木。正義曰：言慤謹者，卽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爲勞，尙則飛而乃有。

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  
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豈不至來諗 毛

以爲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  
汝誠有思歸是用作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  
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  
來念養母也 鄭以箋備 傳諗念至不至 正義曰

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  
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  
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  
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

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箋諭告至其情 正義曰左傳

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爲告也言故  
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  
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  
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  
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  
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  
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  
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  
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  
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  
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  
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  
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  
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  
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  
所以爲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皇皇  
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 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  
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  
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  
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卽首章下二

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爲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卽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敕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敕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敕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至靡及 正義曰此述文

王敕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  
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  
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  
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駢駢眾多之行夫受命  
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  
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 傳皇皇猶煌  
煌 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  
煌煌爲宜故猶之 傳每雖懷和 正義曰本皆如此  
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  
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  
之行必有上介眾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

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鄭  
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  
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  
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  
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  
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言。吾從之矣。觀此晉語  
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引亦  
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  
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

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旣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駢駢爲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眾行夫旣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眾行夫者使與上介眾介總戒敕之非一故言眾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



眾介則不與此得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眾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眾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至咨諏 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 傳忠信至爲諏 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爲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

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

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傳兼此至六德 正義曰左  
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  
箋中和至其事 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  
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諏謀度皆咨周而  
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已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  
所及者卽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敕使臣云若每人懷  
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  
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  
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  
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

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得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己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爲一通彼五者

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  
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  
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  
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  
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已破和爲  
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荅  
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  
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  
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荅  
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又久遠未知鄭之  
此說止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荅意及箋意必當然也

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常棣八章章四句至棣焉 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

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章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

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卽充此云燕兄弟也燕  
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  
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 箋周公至親

之 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閱

傷此管蔡二叔之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  
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  
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  
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  
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王之詩曰兄弟  
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  
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



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  
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  
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者因左氏所論  
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  
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  
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

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

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  
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  
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  
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  
問之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  
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  
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卽傳言云二叔可知故  
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至兄弟  
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  
光明乎以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眾多而

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强盛而  
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强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  
人欲致此鞞鞞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  
致榮顯也 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  
與鄂拊鞞鞞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  
相承覆故得鞞鞞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  
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  
厚也 傳常棣至光明 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  
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  
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  
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

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  
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  
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燿若常棣之華發  
也 箋承華至拊同 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  
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  
作拊拊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旣承華  
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  
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  
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  
取眾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  
也 傳聞常之言爲今 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

三正義一五  
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  
常棣之言爲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  
之事以次而爲常棣之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至求矣

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  
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  
求以相助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  
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  
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求矣 脊令至永歎 正義曰  
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  
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  
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

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歎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加兄弟是宜相親也

傳脊令至急難 正義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曰大如鷓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

之故知爲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至無戎 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鬪很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生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傳鬪很 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



求勝是也 傳兄弟至切切然 正義曰室家安寧身  
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  
名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  
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  
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  
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  
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  
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  
論語則俗本誤也 儻爾至且孺 正義曰上章以來  
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  
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

爲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爲好焉爲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旣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 傳飫私至之飫 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旣爲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屣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屣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飫 箋私者至爲公 正義曰此解飫爲私之意也以私在露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爲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

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尙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爲飫下二句爲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傳孺屬至尙毛 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

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  
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是王與宗族之  
人燕以毛髮年齒爲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  
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鬢爲坐朝事尊尊尙  
爵燕則親親尙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至且  
湛 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  
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  
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倣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  
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  
其 下闕

毛詩正義卷第十五